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苏比·依力哈木, 张 芳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1日

摘 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系统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过程, 揭示了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根源。本文从妇女地位演变、受压迫根源、解放途径、理论意义及现实启示五个维度展开论述。研究发现, 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发展、社会分工的深化以及私有制的确立, 共同导致妇女从母权制时代的崇高地位跌落至父权制下的从属地位。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在于消灭私有制、使女性重返公共事业、确保婚姻自主权。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丰富了唯物史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也为当代中国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现实启示。本文所讨论的妇女解放, 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语境下展开的。

关键词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

A Marxist Perspective on Women's Liberation: Reading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Subiyilihamu, Fang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pril 6, 2026; accepted: April 26, 2026; published: May 11, 2026

Abstract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Engels employ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omen's status, revealing that

private property is the fundamental root of women's oppress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 from five dimensions: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status, the root causes of oppression, the pathways to liberatio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 deepening of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property collectively led to women's decline from a position of high esteem in the age of matriarchy to a subordinate role under patriarchy. The fundamental pathways to women's liberation lie in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women's return to public industry, and the guarantee of marital autonomy. Engels' thought on women's liberation not only enriches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gender 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ncept of women's liberation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is articulat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Marxist theory.

Keyword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Marxism, Theory of Women's Libe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妇女地位的演变过程

(一) 妇女地位与两种生产

在人类社会早期, 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人自身的生产”对于部落的延续和壮大具有决定性意义。妇女承担着生育和抚育后代的职责, 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直接承担者, 因此在氏族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地位。这一时期, 两种生产在妇女身上得到了统一, 她们既参与物质生产, 又主导着人自身的生产, 是社会生活的核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特别是金属工具的使用和社会分工的出现, “两种生产”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料的生产逐渐取代人自身的生产, 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男子凭借体力优势逐渐在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掌握了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分配权。妇女则因生育和抚育后代的生理特性, 逐渐被束缚于家庭内部的私人领域, 其劳动的社会属性被削弱, 经济地位随之下降。这种“两种生产”的不平衡发展, 最终导致了母权制的颠覆和父权制的确立。恩格斯将其称为“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从此, 妇女从社会生产的主体变成了家庭的附属品, 从受人尊崇的母亲变成了男子的私有财产。“两种生产”理论清晰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经济根源。

(二) 妇女地位与家庭模式演变

恩格斯指出, 妇女的从属地位并非天然形成, 而是随着家庭制度的演化逐步产生的。从群婚制到对偶制, 再到专偶制, 每一次家庭形式的转变都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扩张密切相关, 女性地位也随之经历了从尊崇到跌落的历史过程。

在群婚制阶段, 由于子女的生父无法确定, 世系只能依母系计算, 形成了母权制。同时, 女性在采集劳动中承担着关键角色, 其劳动成果对氏族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这一时期女性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男子凭借体力优势逐渐主导了畜牧业和农业生产, 积累了大量财富, 而女性的劳动则被局限于家庭内部。财富的增加使男子产生了将财产传给亲生子女的愿望, 群婚制逐渐向对偶制过渡。对偶制家庭的出现, “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 又确定了确实的生身父亲”, 为

父权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男子凭借经济优势逐渐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 女性则开始丧失以往的公共权力。

进入文明时代后, 专偶制家庭作为适应私有制的家庭形式应运而生, 其核心目的是生育确凿无疑的继承人, 以保证私有财产的父亲继承。恩格斯指出, “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 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1]”在专偶制下, 男性对妇女实行严格的控制, 女性被完全局限于家庭领域, 其劳动被视为私人事务, 妇女逐渐沦为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这表明, 女性的受压迫地位与私有制和阶级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2. 妇女受压迫形成的根源

(一) 分工引发两性地位不平等

性别不平等并非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 而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逐渐形成的。恩格斯指出: “在一切蒙昧人中, 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 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 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1]”此时基于生理差异的自然分工并不具有压迫性质, 两性的劳动都是氏族生存所必需的, 妇女因其在人口再生产和提供稳定生活资料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享有较高地位。

然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分工开始出现并不断深化。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使畜牧业与农业分离, 男性逐渐成为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随着畜群成为重要财富来源, 男性开始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并将其转化为私人财产。正如恩格斯所言: “‘比较温和’的牧人, 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 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2]”这一变化标志着两性地位开始出现根本性倒转。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手工业与农业分离, 男性在生产中的优势更加明显。为了确保私有财产能够由亲生子女继承, 婚姻制度发生变革, 父权制家庭逐渐取代母权制家庭。妇女被完全限制在家庭领域, 其家务劳动失去社会性质, 男性的物质生产劳动被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 而妇女的劳动则被贬低为“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逐渐制度化, 妇女失去了参与社会生产和公共事务的机会, 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 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

(二) 私有制导致女性地位跌落

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发展是引发两性地位失衡的外在推力, 那么私有制的产生与确立则是导致女性地位彻底跌落的根本经济根源。恩格斯深刻指出: “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义语, 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一个是就活动而言, 另一个是就活动产品而言。[3]”

首先, 私有制重构了财产分配与继承规则, 从经济基础上剥夺了女性的独立性。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归氏族集体所有, 两性对财产的支配权处于相对平等状态。随着生产力发展, 剩余产品出现, 男性主导的生产活动使其逐渐将财富转化为私人财产。财产归属的变革引发了继承制度的根本性逆转: 为了确保财产能够顺利转移到自己的骨肉之手, 男性要求推翻母权制, 确立父系继承制度。这一变革使妇女彻底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经济上的依附性由此产生。

其次, 私有制催生了专偶制家庭, 确立了男性对女性的绝对统治权。恩格斯明确指出: “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 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4]”在这一制度下, 为了确保子女血统的纯正性以继承财产, 女性被要求保持绝对忠诚, 妇女“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沦为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在家庭内部, 丈夫成为了“资产者”, 妻子则被视为“无产阶级”, “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产生的”。

最后, 私有制导致公私领域的二元分离, 将妇女禁锢于家庭并异化其劳动价值。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 男性主导的外部生产活动被视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公共劳动”; 而女性承担的家务活动则因服务于

个体家庭的消费需求，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降格为不产生价值的“私人劳动”。妇女长期被禁锢在家庭之中，丧失了参与社会生产、获得经济独立的机会。

(三) 专偶制家庭形式下的阶级压迫

私有制的确立重塑了社会的宏观结构，更深刻地改变了家庭的微观形态。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5]”

首先，专偶制家庭的本质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阶级统治”工具。与原始社会基于自然分工的平等结合不同，文明时代的专偶制“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丈夫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确立了对妻子的绝对统治权。这种统治基于赤裸裸的经济依附关系，丈夫扮演着“资本家”的角色，妻子则沦为“无产者”，被迫依附于丈夫生存。

其次，公私领域的二元分离导致家务劳动异化，将妇女禁锢于“私人奴隶制”之中。恩格斯指出，现代家庭在萌芽时就包含着奴隶制。从女性归入父系氏族、进入专偶制家庭开始，她们就实际上沦为了男性的私人财产。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完全丧失了公共性质，不被社会认可，也不具备经济价值，这使得妇女在经济上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品而存在。

最后，道德规范的双重标准构建了父权统治的“合法性”外衣。在专偶制下，“一夫一妻”实际上只是针对妇女而言的。为了确保私有财产继承人血统的纯正性，社会对女性施加了严苛的贞操观，要求妻子保持绝对的忠诚；而对于丈夫，社会却默认甚至纵容其拥有婚外性关系的特权。这种双重标准通过道德枷锁进一步巩固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将女性牢牢禁锢在家庭的牢笼之中。

3. 妇女寻求解放的途径

(一)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恩格斯在《起源》中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不仅是阶级压迫的根源，更是妇女受压迫地位的最终根源。欧文曾断言：“私有财产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6]”正是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原本平等的两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在私有制确立的历史进程中，男子凭借其在财富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支配权。妇女的家务劳动被划归为私人领域，这些劳动逐渐被视为没有实际价值的无偿劳动。在专偶制家庭中，男性成为财产的所有者，妇女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催生了阶级对立，更使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顺势而生。恩格斯在此使用了一个著名的类比：丈夫扮演着“资本家”的角色，妻子则沦为“无产者”。这一类比的核心理念在于揭示家庭内部经济依附关系的本质，而非断言家庭关系与工厂中的阶级关系在一切方面都相同。

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与人类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工人的解放，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只有实现了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妇女才有解放可言[7]。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将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有。恩格斯预见道：“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一一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一一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5]”当妇女实现经济独立时，家庭中不再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可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铲除男性对女性奴役和压迫的基础。

(二) 女性参与公共事业

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在私有

制条件下, 女性被排斥于社会化大生产之外, 其劳动被限定于家庭私人领域, 这不仅导致其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更使其丧失参与社会关系构建的主体资格。

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母系氏族社会里, 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被视为“社会所需的公共事业”。然而私有制的产生颠覆了这一格局。恩格斯深刻指出: “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 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曾经赋予妇女崇高社会地位的家务劳动, 在私有制条件下反而成为性别压迫的工具。当家务劳动丧失公共性质后, 妇女被迫“成为家庭的‘奴隶’以及男性的私有财产”。

因此, 妇女解放的根本路径在于重新融入社会化生产体系。恩格斯明确指出: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斥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仅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 那么妇女的解放, 妇女同男子的平等,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 “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 才有可能。[8]”女性大规模参与社会劳动, 不仅能够消除其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 更能重塑自身的主体性与社会价值。

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妇女与无产阶级妇女的对比, 进一步印证了参与社会生产的关键意义。资产阶级妇女被禁锢于家庭, 完全依附于丈夫; 而无产阶级妇女能够进入工厂工作, 不仅实现了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 还获得了离婚的权利。这一对比充分说明, 参与社会公共生产是妇女摆脱依附地位、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途径。

(三) 确保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权

恩格斯通过对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考察, 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婚姻中丧失自主权的经济根源。在私有制条件下, 婚姻关系的缔结沦为政治经济利益的交换工具。妻子与普通娼妓的区别仅在于: 后者按小时出卖身体, 而前者通过法律认可的婚姻形式一次永远出卖自己, 成为家庭中的终身奴隶。

在对偶婚向专偶制过渡的历史进程中, 男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不仅在经济上剥夺了妇女的主体地位, 更通过婚姻关系单方面捆绑了妇女的性爱自由。恩格斯深刻揭示, 资产阶级婚姻“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 其本质是经济关系在婚姻领域的投射。

恩格斯认为, 真正的婚姻应当以“纯粹的爱情”为基础。只有建立在纯粹爱情基础上的婚姻, 才是真正的、长久的、平等的婚姻。恩格斯明确指出, “结婚的充分自由, 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 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 除了互相的爱慕以外, 就再也不会会有别的动机了。”关于离婚, 恩格斯指出: “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 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

恩格斯观察到, 婚姻自由这种“人权”在无产阶级的妇女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这印证了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实现与女性参与社会公共事业、获得经济独立密不可分。在当代社会, 应当在尊重爱情主导地位的基础上适度考察现实条件, 真正实现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图景: “这一代男子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买得妇女的献身; 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 也永远不会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9]”

4. 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意义

(一)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 唯心史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恩格斯在《起源》中, 依据巴霍芬《母权论》、摩尔根《古代社会》及马克思《摘要》等原始社会史研究成果, 以“两种生产”理论、分工理论和人类解放理论为依据, 对原始社会史和婚姻家庭史进行了系统研究, 揭示了人类史前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过对私有制、阶级的确立及国家起源的深刻分析, 恩格斯将唯物史观推向史前史领域, 弥补了其在人类史前社会中的研究空白, 进一步确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起源》在论证人类社会发 展图景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妇女解放思想。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点, 考察了婚姻家庭形式的演变过程, 发现了妇女地位从母权制社会中备受尊敬到父权制社会中受压迫的演变规律, 深刻揭示了妇女受压迫地位形成的根源——生产力的不 充分发展导致私有制的产生, 使女性逐渐被排斥于社会大生产之外, 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 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实现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根本条件及主要途径, 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三)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马克思指出: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自身。”人类解放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摆脱外界束缚, 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恩格斯将妇女解放置于性别压迫、阶级压迫与人类解放的辩证关系中加以把握, 指出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正如“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尺度”所揭示的, 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人类解放在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1]。恩格斯厘清了妇女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内在逻辑, 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内涵。

5. 妇女解放思想的现实启示

(一) 重视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恩格斯指出, 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 而妇女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新时代应将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为妇女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然而, 当代经验表明, 仅重视妇女就业的“数量”是不够的, 还需关注就业的“质量”。以近年来快速扩张的平台经济为例, 外卖配送、网约车、直播带货等数字劳动形式常被宣传为“性别中立”的新兴领域, 但实证研究发现, 女性在低技能、低报酬、高不稳定的众包平台中占比显著高于男性, 而算法管理往往忽视了女性的特殊需求, 如夜间工作安全、哺乳时间等, 导致女性劳动者面临比男性更高的身心风险。这表明, 在推动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 必须同步关注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就业结构的优化, 避免妇女仅从家庭“私域”进入劳动市场的“次级公域”。

(二) 完善保障妇女的权益的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婚姻家庭中仍存在“天价彩礼”“拜金主义”等现象, 部分女性将婚姻视为改变阶层的跳板。对此, 应结合当前社会经济条件, 从经济、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综合考量, 不断完善保障妇女的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 推动全社会塑造良好的婚姻家庭道德观, 维护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

此外, 法律法规的完善需要警惕善意政策的负面效应。2021年以来, 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增设育儿假等政策, 初衷是保护育龄女性, 但由于缺乏配套的雇主成本分担机制和父亲强制休假制度, 反而使雇主更不愿雇佣成本更高的育龄女性, 客观上加剧了就业歧视。这提醒我们, 在立法和修法过程中, 要对政策可能产生的间接后果进行预判和规避。

(三) 营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

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对推动妇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 扩大妇女就业渠道, 消除就业歧视; 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 降低家庭事务对妇女的负面影响; 引导全社会树立性别平等意识, 维护妇女尊严; 为女性进步提供机会和平台, 使其在提升学历、开阔眼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强化独立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过程中, 需要特别关注阶层间的公平问题。当前, 托育服务、幼儿园、社区养老、家政服务社会化措施确实减轻了部分城市中产女性的家庭负担。然而, 城市女性将家务劳动

“外包”给农村女性，而后者自身的再生产劳动则被进一步挤压。这一现象提醒我们，营造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不能仅服务于城市中产女性，而应惠及全体女性。真正的妇女解放，应当是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户籍女性之间的共同解放，而不是一部分女性以牺牲另一部分女性为代价的解放。

参考文献

- [1] 伍艳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中南民族大学, 2021.
- [2] 张淇美.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妇女解放和发展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扬州: 扬州大学, 2025.
- [3] 赵倩影. 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5.
- [4] 刘旺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特权演变阶段的分析及现实启示[J]. 科学社会主义, 2021(4): 68-74.
- [5] 张琳.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理工大学, 2025.
- [6] 李雪.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妇女解放思想及当代价值[D]: [硕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工业大学, 2025.
- [7] 潘璟瑜.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妇女解放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5.
- [8] 尹丽芳. 政治经济学视域中恩格斯妇女观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22.
- [9] 尹丽娜. 当代中国女性发展问题探析[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4, 34(12): 293-294.